

## 大把子咸菜

□林黛

一次，参加朋友的生日晚宴，满桌精彩纷呈的美味佳肴中，有一道冷碟让我吃出了非常美好的感觉，那是煮熟了的大把子咸菜。我曾写过许多西乡美食，大把子咸菜也曾提及，但如今大把子咸菜登上了金碧辉煌的大雅之堂，却是我从未想过的。

大把子咸菜在西乡人的口中也可叫作“把子咸菜”“把子菜”，无论哪种说法都听得懂、听得惯，单从字面上看就透着一股浓浓的乡土味，扯上缕缕乡愁。

西乡河道众多，气候湿润，非常适宜油菜的生长。每年秋后沉寂许久的西乡开始换上新装，田野上金色的稻浪滚滚起伏。稻子成熟快要收割了，乡亲们一边静静地等待幸福的丰收时刻，一边在田间地头、河浜塘沿，或是家前屋后，撒下菜籽。大约半个把月过后，小青菜在秋风的吹拂下，一天天成长起来，嫩绿嫩绿的。

稻子进仓后，麦子还没有播种，趁着这空档，乡亲们腾出时间栽青菜。先在地里用钉钯破土，土块平整均匀后，开始把先前种的小菜秧子移来用小锹子栽上，栽好后施肥浇水。苏北里下河平原似乎极

宜小青菜的生长，秋风不疾不徐，悠悠吹来，轻拂着小青菜虽矮小却已挺拔的身姿。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农人总要隔三差五地看看茁壮生长的青菜，不时地浇浇水。就这样在静静的秋光里，秋天依依不舍地离开，冬月姗姗来迟。茎叶顺长的本地青菜丰硕地站在田野上，这是第一茬菜，农人自有他们的主张。

把粗壮的青菜起回家，摊在柴箔上，在冬日的暖阳下晾晒一天，算是脱水。然后准备一只大口的陶缸，将洗净的青菜层层码放进去，码一层，加一层盐（大颗粒盐最佳），上面放一块石头压住，再用塑料薄膜封紧缸口，这个过程西乡人叫作“淌大把子咸菜”。半个月后，打开封口，一阵醇香顿时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，闻起来就很有食欲。此时的陶缸里，大把子咸菜经过十多天蛰伏，正妥妥地安卧着，其状如玛瑙般澄澈，色泽清丽。这个时候，取出一棵，切碎，再伴上些许自家磨的辣椒酱，脆嘟嘟的，喝粥是再好不过了。

大把子咸菜浸润在盐卤里，只要把缸口封密，短期内是不会变坏的。农家的日子不紧不慢，不咸不淡，大把子咸菜不是一天就吃完的。时间稍长

点，大把子咸菜就呈标准的咸菜色了，那是一抹瑰丽的金黄，横亘在眼帘，总是抛不下，凝成一股乡愁，挥之不去。

大把子咸菜给我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时杨中学读高中那会。上午最后一节课要结束时，教室走廊上飘来阵阵大把子咸菜味，是食堂工人送来的中饭汤，本来就饥肠辘辘，此刻更是百爪挠心，实在无心听课矣！回想起来，我的青春都混杂了一点咸菜味……

虽然大把子咸菜是季节性食物，也不是西乡人的主要食材，但年年岁岁都离不开它。大年三十晚上做十香菜放点大把子咸菜，其味本真，弥漫着乡土气息。烧酸菜鱼，大把子咸菜当仁不让。冬天吃早饭，大把子咸菜烧豆腐，放点辣椒酱，吃粥辣乎乎的就是带劲。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，弄个大把子咸菜茨菰汤，也是相当爽口爽心。如果单纯煮大把子咸菜，放点小米椒、葱蒜生姜，绝对鲜美可口，那种来自乡野田间的味道无论何时都会刺激味蕾，直抵心灵深处。难怪大酒店的大厨们会将大把子咸菜请上桌，让其焕发夺目的光彩。

一碟大把子咸菜，吃出家乡的味，也吃出了乡愁！

年底整理旧物时，一摞贺年片赫然在目。那喜庆的卡片，温馨的祝福，一下打开了记忆的闸门，让我沉浸于美好的回忆中。

贺年片的盛行，应该追溯到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。那时，人们的沟通交流大多是通过写信，到了元旦、春节，那花花绿绿，充满喜庆的贺年片就流行开来，老师、同学、亲戚、朋友，都会发上一张祝福的卡片。薄薄的贺年片，不仅增添了新年的气氛，还拉近了彼此间的友谊与情感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我在部队服兵役。每次家里来信，总交代让我多给亲戚朋友们写信。新兵的时候喜欢写，时不时给爷爷姥爷、婶子大娘、舅父舅母、姑家姨家写上一封，说说自己的事情，问问家里的情况。后来成了老兵，事情多了，慢慢写得就少了。

那年春节前夕，军人服务社新到了一套有军营和军人图案的贺年片，我买了一些，写上了几句过年祝福的话寄给家里的亲戚们。没想到，这小小的贺年片，却起到了纸短情长的效果。因为我的亲戚们大多不识字，接到信还得找人念。贺年片就不同了，既有暖心的话，又有精美的视觉图案，亲戚们收到后如获至宝，逢人就拿出来炫耀。得知亲戚们喜欢，我又买了许多张明信片，隔段时间就发一回。

1993年，我退伍回乡，在家乡工作，因工作关系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。新年到来，祝福的贺年卡片，就像雪片般飞来，每天都会收到一摞。翻看着那些暖心的祝福语，那是一种学习和享受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春节前的那几天里，我用单位特制的贺年片，天天写，天天发，乐此不疲。同学、战友、文友、朋友等，我都发了个遍。一张承载着太多情感和友谊的贺年片，就这样迎着新年的气息青鸟般来回穿梭。

而今，随着现代通讯工具的普及，短信、微信、云上贺年，替代了贺年片流行的时代。然而，那一张千里邮寄、承载着万千祝福的薄薄卡片，总让我殷殷眷恋，不能忘怀。



## 贺年片里岁月长

□魏益君

## 炊具的变迁

□乔加林

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是在苏北农村长大的。从记事起，农村家家户户都是使用土灶台烧锅做饭，那时每家每户都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锅，大锅直径近一米，小锅直径也有半米。灶台旁边还有一个木制的风箱，便于控制锅灶里的火候。

在家庭大都人口众多的年代里，小锅主要用于炒菜，大锅的作用就比较多了。平时会用来煮饭、烧稀饭、煮山芋等。到了年关，大锅也能用来蒸馒头、蒸包子，贴大饼子等。我最喜欢吃用大锅焖的饭，焖出的饭锅巴，不糊不硬，厚薄适中，软糯糯香，是我们小孩儿的最爱。

那会儿，家乡的物质比较匮乏，一口锅要用上好多年，使用坏了，还得请锅锅盆的师傅来修补。农村最早使用的锅盖大多是由蒲草编织而成，整体呈圆弧形，像是一顶草帽。在编织时，首先用四股稍细的蒲草编出一个回字结，然后将这四股蒲草合成一股，以绕圈的方式由内而外不断缠绕，并用麻绳固定，再包上一圈棉布。一团蒲草，经一针一线的缝合，就变成了一个锅盖。后来改用高粱穗下面的秸秆做锅盖，把晾晒干的秸秆用针线串连两层后，按照锅的大小再用石刀削圆，高粱秆锅盖就做好了。为了在做饭时手不被热气伤着了，也为了便于拿起锅盖，农人会在锅盖中央串一根绳子。

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木板锅盖才在农村流行起来。虽然锅盖所用的木料并不罕见，但挑选起来很费工夫，得从旧房子或旧家具上拆下旧木头来做锅盖的侧边，大约需要20块等大的木片，每一片都用刨子刨得平整干净，木片与木片之间用来连接固定的得是竹钉，如果用铁钉，经过水蒸气潮湿会生锈，整个侧边就有可能爆裂。

后来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过去的泥土灶台也随之变迁。有人家用砖头垒砌灶台，条件好点的还会用瓷砖把灶台装扮的漂漂亮亮。铝锅盖、铁锅盖也随之出现。

厨房越变越宽敞，厨房里的设施越来越先进，人们烧饭做菜不再烟火燎，变得轻松愉快。如今的锅也不像以前那样大而笨拙了，铁锅、铝锅、不粘锅应有尽有……

厨房里的炊具变迁，反映出的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美好生活。土灶烧草做饭的时代已慢慢远去了，但儿时的土灶、锅盖、锅友…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清晰地浮现于眼前，每每想起，就如同品尝陈酿的老酒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## 掸尘

□戚思权

腊月“掸尘扫房子”的风俗由来已久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年终岁末扫尘的风俗。按民间的说法：因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，掸尘有“除陈布新”的含义。在我们农村有个风俗，每年腊月，家家户户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掸尘：掸拂尘垢蛛网、拆洗被褥窗帘、洒扫场院庭、疏通明渠暗沟、刷灶刮锅扫灰、清洗各种器具……

掸尘那天，全家出动，人人动手，家里比较轻的东西被我们七手八脚地抬到门前场地上，家里比较重的家具，就搬到院子中间，台凳、碗橱、锅碗瓢盆等七零八落地摆了一地。不便移动的家具，如床、条台、桌子等，在这些物品上面盖上席子、床单或硬纸板，防止灰尘落在上面。

父亲戴上草帽，穿着旧衣服，举着竹竿，竹竿上端系着一把大型鸡毛掸子。仰着头眯着眼，由房间、灶间到堂屋，所有的墙壁、房檐一刷过，一时间尘土飞扬。

母亲则系着围裙，头上蒙着方巾，手上戴着手套，一刻不停地在场地上收拾分类，没有用的东西放在一旁，当垃圾扔掉；有用的东西放在另一边，洗刷刷后在阳光下曝晒，然后等房屋打扫干净，再搬进去。

我们姐弟俩也是一刻不停地忙着，却是“六指头帮忙——越帮越忙。”在清理抽屉时，常会发现一些小玩意儿，拿到手中就放不下了，再也不记得要帮忙收拾了。有时运气好时，还会滚出一两个铜板和几枚“铅角子”，我们立刻将它们拾起来向父母邀功，征得同意后就心满意足地去小商店买零食了。

掸尘结束后，全家人再将所有洗晒好的家具各归各位。虽说那时房屋有些破旧，家具也比较简单，但掸尘后也仍然让人眼前为之一亮，似乎已经听到了春节的脚步，闻到了新年的气息。

现如今，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住进了高楼大厦，家里每天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传统的掸尘也只是一形式了。

又到了年底，我觉得掸尘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不过不是给房屋掸尘，而是给自己的心灵“掸尘”。掸一掸，拂一拂，掸去怨、哀、怒，留下喜、乐、思；掸去郁闷、忧愁、阴霾，留下阳光、欢乐、大爱；掸去假、恶、丑，留下真、善、美……让心灵的房间亮堂起来，让新岁的自己清朗明朗起来！

## 远去的生活用具

□卜庆萍

手电鲜有，夜间赶路的乡亲们提着马灯，像是怀揣着一股温暖。

风箱，上世纪在农村生火做饭，家家户户几乎都离不开它。老铁匠没风箱，打铁的活计便难以以为继，茶馆里亦不可或缺。我家不知用坏了几个，后来父亲请来了一个有名的木匠，做了一个考究的风箱。它用上好的柳木板做箱体，用榆木做拉杆，前面还嵌着几何图案。我常常抢着替母亲拉风箱，拉得特卖力，看着灶膛里欢跃的火苗就很有成就感。

温罐，用泥巴或泥巴掺沙子烧制出的广口容器，没有把手。那时人们为了节省烧柴，饭做好后，将温罐盛上水，送入灶膛内，利用灶膛火将水温热。一家

好几口人，就用这一罐水洗脸。温罐，锈迹斑斑地尘封于岁月的尘埃中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新鲜的词汇。

土瓮子，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农民多用泥巴制作生活用具，土瓮子就是用泥和麦糠制作而成。有圆形或底口大口上内缩的瓮，盛粮食之用。我家的土瓮子在西屋临窗而立，里面盛放着全家人度年月的五谷杂粮，摇摇晃晃地支撑着那段艰难的岁月。

现实中，还有许许多多生活用具完成了历史使命，从我们身边消失，比如石磨、轱辘、蓑衣、米囤等。那些远去的生活用具，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，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和文化。

## “控减”原来是前行

□王炳成

王老师已80多岁，退休后心如磐石，笔耕不辍。近日，他在“朋友圈”发了一个“自我控减令”：新年要减少稿件产量，要“腾”出更多时间来修身养性。我也年近七旬，对王老师的明智之举深有感触。夕阳人生“退”一步，“控减”原来是前行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，智力、精力、体力都会逐渐下降，与激情燃烧的年轻岁月不可同日而语，这是自然法则。一则“自我控减令”，为自己写作的热情泼一瓢“冷水”，其实是明智之举。“偷闲”学少年，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放慢节奏，放飞心情，不给自己添堵，不让快乐断流，这是王老师的一种智慧和境界，我们应当持有这种态度。

我看到过有些老年人热爱跳舞，运动过量，时常汗水湿衣，累得筋疲力尽；有人爱钓鱼，早出

晚归，在河岸边一蹲就是十多个小时，坐得腰酸背痛手脚麻，爬个楼梯，两腿沉重得迈不动步；还有些老年人，上了年纪，身体也并不强壮，却外出打工，整天忙忙碌碌，为的是再挣些钱贴补家用，结果，劳累过度，拖垮身体，落下病根……

我认为老年人要学会想得开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把身心愉悦、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。我欣赏那些整天无牵无挂、无忧无虑的老年人，他们懂得让心灵放假，让快乐来敲门，让生活更精彩。老年人退休后，没有了负担，没有了牵挂，应当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读读书、看看报、写写诗、作作画，下下棋、品品茶，或者，在小区里散散步，在阳台上养养花，约几个老友一起外出旅游，看看风景。

有些老年人舍得为健康投资，我赞成他们这

样做。一个老年人，把自己“管”好了，其实就是为家庭、为子女着想，对心态、对健康都有益。看到周围老年人精神矍铄，活力不减，越活越年轻，生活得如此惬意和舒适，就能明白他们为健康投资是对的。

要让船向前行，双桨必须向后划；箭拉得越往后，才能射得更远。人生唱晚，夕阳胜金，选择“退”，其实就是一种“进”，老年人也应该学会“控”情绪，“减”压力，不争功名富贵，不计是非得失，以“退”避祸，以“让”悔海，以“舍”养福，以“静”益寿。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劳逸结合，张弛有度，量力而行，释放余热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注重自我保值、自我保护、自我保安、自我保健，使晚年生活更加充实、更加舒适，尽享幸福快乐的美好时光。